

东欧文学丛书

五百级台阶

南斯拉夫小说选

〔南〕安德里奇等著 高 韧 译

CHONGQING CHUBANSHE



五百级台阶

南斯拉夫小说选
〔南〕安德里奇等著
高韧 译

东欧文学丛书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兴芜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高 韧 译

五百级台阶——南斯拉夫小说选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6.25 插页4 字数260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

*

ISBN 7-5366-1332-6/I·244

定价：5.6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选了南斯拉夫当代知名小说家的作品11篇，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里奇和其他不仅在南斯拉夫广大读者中极享盛誉，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也很有影响的作者，小说作者或细腻或粗犷地塑造了英勇的游击队员、由旧政府职员成长为反法西斯战士的知识分子、苦难中的妇女、马戏团中吸引人们的女艺人、社会底层的穷苦人、行为怪诞、浪漫的退休教师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形形色色人物命运的描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南斯拉夫现代和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社会风情及人民大众的憧憬和向往，这一幅幅南斯拉夫社会生活的图画，独具风格，引人入胜，读来饶有兴味。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遭受过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和统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和占领；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过巨大成就，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曲折。

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又是社会和时代

的反映。东欧各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后来虽然遭受了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但随着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东欧文学也相继繁荣起来，其独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民族解放斗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繁荣又推动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19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和作家，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捷克的马哈、聂姆曹娃、聂鲁达，匈牙利的裴多菲、约卡伊、米克沙特，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保加利亚的波特夫、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兹马伊等。20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采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放异彩，除现实主义文学外，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文学相继出现、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崛起。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和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

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50年代前后（除南斯拉夫外），曾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大大扩大了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尖锐的政治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歌、小说，又有对社会上种种的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对过云错误进行反思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反映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有的采用怪诞、魔幻或者象征、隐喻等手法。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并得到了欧美文学界的好评。

文学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接近、了解和增进友谊的桥梁。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先驱们，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过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并亲自翻译了东欧作家的作品，还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我国和东欧各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东欧文学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东欧各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以及东欧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也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经验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特编选出版这套“东欧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由著作和翻译作品组成，著作包括东欧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评论专著，由我国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而成；翻译作品以小说为主，着重介绍东欧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著佳篇，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读者有所裨益，并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指教。

目 录

泽科	伊·安德里奇(1)
独眼乔康和斯瓦比查	伊·安德里奇(154)
我真高兴	德·马克西莫维奇(175)
一眼没水的井	布·乔皮奇(198)
返回巴尔托洛维茨的路上	斯·科拉尔(231)
朋友	艾·科什(271)
海滨别墅	艾·科什(308)
晚会	本·祖潘契奇(333)
拉扎尔和阿里亚	穆·奥里雅恰(392)
放大的照片和讨厌的猫	德·米哈依洛维奇(448)
五百级台阶	安·索良(490)
译后记	(503)

泽 科

伊·安德里奇

几条陡峭的胡同把米洛什大公大街同萨拉热窝大街衔接起来。一幢楼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便座落在其中的一条胡同里。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幢楼房开始。这座四层大建筑物以阁楼冠顶，它在怀着羡慕心情的邻居们的眼里是最珍贵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建成的这幢楼房，并非如世人所称道的那样“真正时髦”和舒适方便。不过它倒十分坚固，而且上自顶楼下至地下室都非常清洁，一尘不染。单凭它这副外表，就足以吓跑收入微薄而且拖累着一群唧唧喳喳的孩子的租房户了。

房主人……噢，不，很难说究竟谁是谁这幢楼房的主人，因为在我们剖析这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必然会碰到贝尔格莱德战前生活中一系列

错综复杂的问题，诸如道德呀，婚姻呀，青年人误入歧途呀，咳，还有悔恨呀。要解开这个症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这幢楼房里真正可怕的人是玛尔吉塔太太，绰号叫“眼镜蛇”。她亲自出租住宅；亲自收房租费；亲自调解租户的纠纷；亲自缴纳捐税；亲自对付市政当局。玛尔吉塔太太竭尽全力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取代了管家，因为住在地下室的老管家，只不过是她手中一个俯首贴耳惟命是听的工具罢了。他是个长胡子的巴契卡人，看他那副模样活像一只从屠刀下奇迹般逃生而幸存下来的小鸡崽。

玛尔吉塔太太同丈夫和儿子占用了一层楼上有五间房的大套间。我们暂且不谈她的丈夫和儿子，先给玛尔吉塔太太画个像。她年纪早已四十有余了，身材不高，可体重却有九十多公斤。这位满头白发的太太梳着高高的发式。这副打扮即使在圣诞佳节也是绝对无可厚非的。那股难以抑制的扰人的充沛精力，永远激励着玛尔吉塔太太。这是她的天性。老实说，她的两只脚大得简直活像大象的蹄子，踩在地板上一向是沉甸甸的，但这并不妨碍她极其好动的禀性。这种性格表现在横穿她浮肿的白脸而过的一条细长的曲线上——这就是她那张镶了三十二颗义齿的大嘴，每分钟

能吐出一百二十个字来。额头下面两只又圆又大的深色眼睛闪着贼光，为了自卫和向别人进攻，这对机警锐利、狡猾多疑的眼睛，总是集中全部注意力。她那日渐肥胖的身体总是蕴藏着充沛的精力。

肥胖笨重的玛尔吉塔太太满身是病，不过真假参半而已。尽管如此，她仍到处串来串去。在四周镶满窗子的宽敞住宅里，她犹如一只捕捉食物的蜘蛛，一刻也不停地注视着大街、花园和门口所发生的一切。她极其活跃地参与所有的事情，洞察一切，向所有的人发号施令。不仅如此，她确实还具有有一种非凡的指挥、镇压和驯服他人的本领，看她那副样子，即使叫她指挥一个团的兵力，也绰绰有余。由于命里注定她只能在管辖家庭和房客的有限范围内作威作福，所以，她那贪得无厌的权力欲的重担就不得不落在这些被她任意欺凌的人们肩上了。

生活恩赐给玛尔吉塔太太一位温顺安详但却不十分出众的丈夫。这个小人物的举止、服饰、谈吐和思想见解，样样规规矩矩，礼貌适度。玛尔吉塔能够攀上这样一位体面的配偶是应该感谢她“父亲的友人”那位工厂主的撮合。“战前”（据她说是1914年前），她在工厂主家度过整整三年的时间。后来根据这位老人糊里糊涂的遗嘱，玛

尔吉塔除了继承其他财产之外，还得到了这幢漂亮的大楼房。这个年轻女人的身体健壮得犹如铁打的一般，长着一对从无笑意的眼睛，正是这张令人难以捉摸的脸庞曾一度不可遏止地吸引着她未来的配偶——这个守本分的小人物。

玛尔吉塔的丈夫本来是在潘切夫出生的，可是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地道的贝尔格莱德人。他的父亲是位普通的音乐教师，他在儿子两岁多的时候迁来首都定居。这孩子已经不记得母亲了，因为她早已去世。他是在沉闷寡言的父亲抚养下长大的。

卡塔尼奇先生在国王授勋厅担任书记官，此外，他还为国家和私人机构制作各种证书。在全贝尔格莱德恐怕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真正通晓本行的能工巧匠了。他的姓名是个完全地道的男子汉的名字。可是他妻子却送给他一个绰号“泽科”，也就是兔子的意思。从那时起，这个绰号就在他的家人和熟人的嘴里永远地叫开了。他儿子咿呀学语时的第一句话，不是叫“爸爸”，而是叫“泽科”。到处听到的是“泽科”、“泽康奈”、“泽奇科”！

他这个富于同情心、多愁善感的好心人，一向衣冠楚楚，脸膛修饰得干干净净，眼睛水汪汪的。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忍受着老妖婆妻子的虐待

(一个波斯尼亚房客叫他“受气包”)。卡塔尼奇为了博得老工厂主那个身体强壮、白脸蛋“养女”的欢心，付出了终生“徒刑”的代价。

这对夫妇的独生子是他们婚后第一年，即艰苦战争的1915年出生的。玛尔吉塔的头胎儿子顽皮淘气，游手好闲，年龄在二十和二十五岁之间，个头高大，膀大腰圆，一头亚麻色卷发，还获得了出色的运动员的美名。他参加各色各样的委员会和协会，并且是当地的网球冠军。天晓得他继承了什么人的病态美和天生的萎靡与怠惰。这些都体现在他谈吐的气度和体态里。他对世上的一切都抱以冷漠的态度，另外还继承了他母亲所特有的粗鲁无礼和厚颜无耻的性格。玛尔吉塔叫他“狗熊”，朋友们却叫他“老虎”。他在这个美称之下成为整个贝尔格莱德和体育爱好者中间有名的人物。“狗熊”那只放射黄色光芒的眼睛简直没有什么比它更适合自己的绰号了，正如玛尔吉塔太太的目光和她那肥胖的躯体难得的敏捷动作，使她活像一条热带大毒蛇一样。

这个自私自利营养充足的青年人，在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业和位置，却装满了一脑子莫名其妙的道德标准。正如他父亲说的那样，他甚至丧失了“人的感情”。他是家里唯一敢于顶撞玛尔吉塔，不服从她的旨意，并且巧于从她身上搜刮最

后一个铜板的活物。他母亲虽然责怪他挥霍无度、游手好闲、虚度光阴，却又无论如何也无法回绝他的要求，到头来还是原谅了他。

这个家庭里的大小事情都是由母子二人决定的。他们二人向来把泽科抛在一边。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即使他早已准奋好吐出来的几句话，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合时宜，多此一举。他把赚来的薪水分文不留地全部交给妻子，虽然薪水并不微薄，可是这也并没有使他在家庭里的地位增加什么分量。他偶尔无奈，不得不向妻子讨几个自己挣来的钱，也总是战战兢兢。惟恐会遭到拒绝。这个由“兔子”、“眼镜蛇”和“老虎”——被人称做“动物园”——组成的家庭，在这幢楼房住户眼里就是这个样子。每个新房客在领到住宅钥匙和听完了卡塔尼奇的严厉夫人说不尽的租房条件之后，还了解到这个荒唐家庭的绰号。但这里必须附带说明一点：任何一个家庭的生活，远非它的邻人通常想象的那样不幸和千篇一律。但是只要发生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如人的容貌稍有改变那样，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周围人们面前就成了另外的样子了。

伊西多尔·卡塔尼奇的仪表并不醒目出众，但他的品德远胜于他的容貌（仔细观察起来，原来被我们看作微不足道的许多人，也许并不那么微

不足道，我们容易时常夸大某个人，却贬低周围其他人)。泽科家庭境遇较好，也更不幸。是的，他更不幸，哪怕不太细心的旁观者也会感到他相当的不幸。

伊西多尔·卡塔尼奇是属于这样一种人：他的生活到了后期就愈发不像他生活的初期了。

过去卡塔尼奇曾经是个极有天资的孩子，他长了两只聪慧的眼睛，一张胖乎乎的嘴，生来就有惊人的记忆力，还有那悦耳的嗓音。声乐教师甚至认为他将来准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男中音歌唱家。在中学时代，卡塔尼奇是少有的几个幸运儿中的一个，因为他竟能博得教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赞赏。他是文学小组的成员，在写作诗歌和散文方面的成绩颇有声望。同时卡塔尼奇钢琴也弹得不坏，而绘画就更好了。大家一致认为他显然具备一个艺术家的天才。

不知不觉到了充满吞并危机和动乱的1908年。这些动乱使贝尔格莱德，特别是青年学生们久久不能平静下来。这个聪明孩子的生活也全被扰乱了。他当时才华横溢，但自己的前途还正处在十字路口。他同当代的多数年轻人一样，醉心于激昂慷慨的争论和无休止的闲逛，而不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认真地思考问题。青年人总有说不完的话。卡塔尼奇终于步入了成年阶段，但他内心

又立刻感到致命的空虚，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同动荡不安、波涛汹涌的生活处于极端痛苦和病态的矛盾之中。正如他的诗歌、音乐和美术这三种天赋那样，突然之间都搅在一起，然后像地下水一样流向无底的深渊。他的炭笔画和铅笔画，不但获得同学们的推崇，甚至博得校外人士的赞赏。他的同班同学们在班报上夸耀他是“天才的画家”，推崇他“笔法轻盈，线条精美细腻”。然而这轰动一时的“线条细腻”，却使卡塔尼奇越来越糊涂和捉摸不定了。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同学们把他看错了，正如从前声乐教师错看了他的声乐才能一样。

后来，当到了要考虑未来学业的时候，对他艺术天才已经完全失望了的父亲没费吹灰之力就说服儿子选择了法律专业。这个青年人在丧失信心和不了解生活的情况下，做起事来就像在梦境里一样，好像一切都与他个人的命运无关似的。他不假思索地就进了法律系，仿佛加入一支不会参加流血战斗的志愿部队一样的轻而易举。

入学后还没有来得及上课，1912年秋季就爆发了战争。^①因而卡塔尼奇的精神空虚又充实了现实的内容。他同自己的同龄人一起入伍了。崇

①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